

崑崙河源考

萬斯同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河 源 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
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皆收
有此書且同一版本借月本最
先故據以排印

四庫全書提要

崑崙河源考一卷

國朝萬斯同撰。斯同有廟制圖考。已著錄。是書以元篤什言河源崑崙。與史記漢書不合。水經所載。亦有謬誤。因歷引禹貢。禹本紀。爾雅。淮南子。及各史之文。以考證之。考張騫言河源出鹽澤。同馬遷又言河源出于闐。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後來諸書。都無異說。唐書吐谷渾傳。始有李靖望積石山。覽觀河源之言。而亦未確有所指。迨至篤什奉命行求。稱得之朵甘思西鄙。潘昂霄等妄爲附會。經傳音譯舛訛。遂以鄂敦塔拉之潛行復見者。指爲河源。以阿木尼瑪勒占木遜山。卽古積石山者。指爲崑崙。元史因而採入地理志中。耳食相沿。混淆益甚。我國家德威遐播。天山兩道。盡入版圖。月竊以西。皆我戶隴。案圖考。索知河有重源。篤什所訪。僅及其伏地再出者。而河水之出葱嶺于闐。注鹽澤。潛行至積石者。則篤什皆未之見。伏讀御批通鑑輯覽。攷辨精詳。河源始確有定論。斯同此書。作於康熙之初。核以今所目驗。亦尙不盡謬合。然其時西域未通。尙未得其實據。而斯同穿穴古書。參稽同異。卽能灼知張騫所說之不誣。而極論潘昂霄等之背馳替亂。凡所指陳。俱不甚相遠。亦可謂工於攷證。不汨沒於舊說者矣。錄存其書。益以見客鑒折衷。超軼萬古也。

崑崙河源考

清 鄞縣萬斯同撰

禹貢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鉞。

孔安國註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黎之屬皆就次鉞美禹之功及荒遐也馬融云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帝紀云北發渠搜是也孔穎達云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傳言四國崑崙也析支也渠也搜也四國皆是西域故末以西戎總之鄭元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皆西戎也王肅云在河關西戎也王肅不言渠搜鄭并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鄭以崑崙爲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爲山也

禹本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上有醴泉瑤池言其上至高日在山西方暗而成夜

山海經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邱是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逢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氾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於大杆是多怪鳥獸

郭璞註下都。天帝都邑之在下者。河水出山東北隅。赤水出山東南隅。洋水出山西北隅。黑水亦出山西北隅。無逢、汜天、醜塗、大杆皆山名。吳任臣廣註十洲記云。上有金臺玉闕。天帝君之居治處也。葛洪翁傳崑崙一曰元圃。一曰積石瑤房。一曰閼風臺。一曰華蓋。一曰天柱。僊人所居也。洋水按水經注引經作漾水出崑崙西北隅。又許慎、呂忱、孔安國、常璩並以漾水出隴西。則洋水或一名漾水。未可知也。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桃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水西行四百里曰流沙。二百里至於羸母之山。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邱。洵水出焉。南流注於黑水。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

郭註冒猶覆也。積石山在今金城河門關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吳註按一統志。積石在西寧衛境。廢龍支縣之南。夏允彞禹貢合註云。積石有二河。水經大積石又東北流至小積石。一名唐迷山。土人以鬼爲唐迷。蓋傳其山有鬼神往還也。愚按郭吳二家之說。以解禹貢之積石則合矣。若解山海經之積石。千一百里。經言在西。而解者乃在東。毋乃刺謬乎。據經自崑崙至積石皆西行。則積石在崑崙之西二

按此經所言崑崙。不知在西域何國。據其上文。謂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在河之南。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泚水出焉。北流注於泚水。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東望渤海。河水所潛也。其源

渾渾泡泡。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崧山。丹水出焉。西流注於稷澤。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西流注於流沙。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邱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泐水。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南四百里曰崑崙之邱。自西次三經之首至此皆山海經文。自崇吾至崑崙。凡歷二千四百一十里。其間一千五百一十里。西北行。五百里。西行。惟槐江至崑崙。四百里。西南行。今雖不知崑崙所在。即以經文考之。中兩言泐水。一言泐澤。泐水卽泐澤也。泐澤卽鹽澤也。鹽澤卽蒲昌海也。去玉門陽關止三百餘里。二關在漢爲燉煌盡境。西出關卽是西域。明無燉煌地。以肅州之嘉峪關爲界。二關東距嘉峪。不過八九百里。由是言之。經之所謂崑崙之在玉門西千里之外。與漢武所名之崑崙。當不甚相遠。或者漢之崑崙。卽古之崑崙。歷世久遠。人莫能知。漢武以意度之。適與相合耳。

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泐水、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

郭註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崑崙山。方八百里。高萬仞。謂其墟基廣輪之高卑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止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吳註按王崇慶云。疑其重出。非有二崑

崑崙也。十洲記云。崑崙有三角。正北曰閼風嶺。正西曰元圃臺。正東曰崑崙宮。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蔡沈云。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古之言河源者不一。元都實謂出火牧腦兒。明僧宗泐親至其地。云出伊卜緯必瑠山。要皆崑崙之異名也。按前一條見本經第二卷。西次三經之內。後一條見第十一卷。海內西經之內。郭註謂有二崑崙。吳註謂其重出。恐謂此書非出一人之手。此卽西山經崑崙。特記者有詳略耳。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

郭註。弱水。其水不勝鴻毛。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浣布是也。卽此山之類。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穆天子傳曰。乃紀名迹於弇山之石。曰西王母之山也。然則西王母雖以崑崙爲宮。亦自有離宮別窟遊息之處。不常住一山也。故記事者各舉所見而言之。吳註化蠻經曰。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山有四面。竺乾書曰。阿耨山卽崑崙也。一名須彌。訛呼疏彌。在于閼國西一千三百餘里。其水分流四面去。入中國者爲黃河。注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十洲記云。崑崙

山弱水。周迴繞匝。東南接積石圖。西北接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至承淵之谷。元中記曰。神邱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載。括地圖曰。崑崙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水經註曰。流沙西行。極崦嵫之山。北山有石。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神異經曰。荒外有大山。生不燼之木。胡應麟筆叢曰。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是人類殊別。穆天子傳云。天子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圭元璧。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言語。與常人無異。無所爲豹尾虎齒之象。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之。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任臣謂西王母黃帝時乘白鹿授地圖。舜時獻白玉琯。穆王時。西王母來賓。不過西方一國。如八百媳婦名耳。若豹尾虎齒。則亦貫胸儻耳之類。又何足怪。後世好事家。以西王母等於麻姑。上元夫人之列。至謂漢武降西王母於七夕。若果有其事者。則文人附會之過也。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漢書西域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按此一條。見山海經第十六卷大荒經內。別一崑崙也。考禹本紀。崑崙高二千五百里。去嵩高五萬里。若海內西經之崑崙。則在于閼國內。于閼去洛陽止一萬一千七百里。見於後漢書。而洛陽去嵩高不遠。安得有五萬里。故禹本紀之崑崙。疑卽大荒經之崑崙。而決非海內西經之崑崙也。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

淮南子崑崙之墟。河水出其東北阪。赤水出其東南阪。泔水、黑水出其西北阪。凡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

水經崑崙墟在西北。

酈道元注。三成爲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曰板松。二曰元圃。一名閭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廣雅云。崑崙墟有三山。閭風、板桐、元圃。淮南子云。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閭風之中。山上有增城九重。楚辭云。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層城九重。其高幾里。嵇康遊僊詩云。結友蒙板桐。但未聞板松耳。擬可字譌。

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

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至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崙山入於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灋水以西北至於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四千七百里。外國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僊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逕記綿緲。疑當作經。記綿邈。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未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誌差違也。

其高萬一千里。

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爲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

尺六寸。

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

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

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按張仲事出經

書溝洫志：議河濁不宜溉田者，乃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字仲功、今稱張仲，疑誤。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今河不通利，至三

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恆濁，

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

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善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

緣生之言也。述征記·郭緣生所撰·

水經河源辨

桑欽水經首敍崑崙，以河源所從出也。其言曰：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是數言者，吾嘗疑之。山海經言崑崙有三，其一見西次三經之內，曰崑崙之邱，實惟帝之下都，河水出焉，而不言其道里。其一見海內西經之內，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方八百里，高萬仞，河水出東北隅，此卽西次三經之山，但言有詳略，非二山也。其一見大荒

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下有弱水之澗環之，而亦不言道里。惟禹本紀言：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去嵩高五萬里，爲地之中，而淮南子則言高萬一千里。夫三書所言其高不一，欽書既據山海經，則當言高萬仞。若據禹本紀，則當言高二千五百餘里。乃河水所出，則從山海經，去嵩高五萬里，則從禹本紀，而高萬一千里，又從淮南子。數言之中，自相謬戾。曉人固當如是乎？夫河水所出之崑崙，山海經所云者，在西域于闐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長安去嵩高不過千里，今言去嵩高五萬里，則是大荒之崑崙，非于闐之崑崙也。大荒經明言下有弱水環之，其非河源所出可知。何得言河水出其東北，陝河之源則引海內之崑崙，山之高則引大荒之崑崙，何胸中憤憤如是？豈後人可欺，而事在絕域者，可憑臆而妄道耶？夫欽仕於王莽時，其於武帝之窮河源，及史記之張騫傳，必聞且見矣，何故不從其說，而妄引大荒之崑崙？今大荒經具在，河水何曾出其下哉？此爲水經之第一篇，而謬妄已如此，其他又從可知矣。

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水經積石辨

山海經之言積石有二：一曰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又西者自崑崙西行二千一百里，方至積石，其水西流。史記所謂于闐之河，水皆西流注西海是也。一曰海內崑崙之墟

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入於渤海。又出於海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史記所謂于闐之東水皆東流注鹽澤。是也。二山東西相距。不知幾千里。不可合而爲一明矣。乃桑欽水經謂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陲。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是合二山而爲一矣。夫河水冒以西流。本指西方之積石。禹本導之積石。山海經曷嘗有是言。欽乃移置於其下。固已大謬矣。更於西流改爲西南流。不知河自鹽澤而下。實皆東流而非西流。加一南字於水道終不合。其可以是以曲解乎。故河水冒以西流之文。言於西方之積石。則可言於東方之積石。必不可。況東方之積石。乃兩山夾峙。河流其間。非冒也。欽故襲其文。乃全昧其義。是用山海經而反背乎經矣。酈道元之註最善。於此亦不能辨。孰謂此書爲不刊之定論哉。

史記天苑傳。張騫使西域。還爲天子言。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其後騫死。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烏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禹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信之也。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

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隄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云。

按于闐東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都護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七里而河源在于闐東境其去陽關不甚遠當漢使窮河源時未置河西四郡則視于闐爲遙迨四郡既開自燉煌列亭障直至鹽澤而輪臺渠犂皆置田卒設官吏後又命都護盡護南北道諸國則于闐亦在節制中其去河源不遠矣漢使歲時往來皆所目擊其說豈盡誣乃自都實之說出而人皆厭舊喜新羣然起而附和之反詆漢人語爲妄何其謬也況東漢時班超父子鎮西域歷數十年彼於萬里之外如條枝安息諸國猶使命往返不絕豈于闐在三千里之內者反不經涉其地乎觀漢書所載河源視史記爲詳此必孟堅得之於仲升故能瞭如指掌厥後班勇代父撰西域記以獻范氏卽用爲西域傳所言河源與前二書無異則其言益可信豈有司馬班范三代之史皆不足據獨都實一人之言爲足據乎或曰史記言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烏睹所謂崑崙則禹本紀山海經之言不足信矣曰河所出之山本不名崑崙乃漢武按古圖書錫以此名故子長言無崑崙未嘗言無河源

也。且漢武所按圖書疑卽山海經何以知之。經所言崑崙去鹽澤不遠。此亦去鹽澤不遠。故疑其非二。況此地之山。惟崑崙最高。寧更有一山與之相匹哉。漢武之錫名崑崙。亦必審覈而後定。夫豈漫然率意加之哉。唐書載李靖追吐谷渾窮寇。次星宿川觀河源。此頗與都實言相類。要不若史漢所志詳覈而可信也。

後漢書郡國志臨羌縣有崑崙山

按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下註西北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祠。愚謂此崑崙卽禹貢織皮崑崙之地。故馬融王肅皆謂在臨羌縣西。非漢武所名之崑崙也。後漢書所言河源與漢書悉同。不復載。

晉書張駿傳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卽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功。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

按此崑崙卽漢臨羌之崑崙也。自漢世已有此說。故馬岌因之。而更益以西王母之事。要皆附會之詞。非實事也。漢之酒泉郡今爲肅州衛。其南有祁連山最高大。今言酒泉南山卽崑崙之體。豈卽以祁連爲崑崙乎。不然祁連已極高大矣。寧更有一崑崙與之並峙。然則漢志及馬岌所云其卽祁連山乎。新唐書吐谷渾傳吐谷渾居甘松山之陽。洮水之西。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行人。風將發老駝

引項鳴埋鼻沙中人候之以氈蔽鼻口乃無恙太宗時其王慕容伏允遣使者入朝未還卽寇鄯州移數人寇至拘天子行人遣使曉勅十反無悛言貞觀九年詔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彥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饒生鹽澤道並爲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黨項內屬及洮州羌皆殺刺史歸伏允夏四月道宗破伏允於庫山俘斬四百伏允謀入磧疲唐兵燒野草故靖馬多踐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伏允西走未知其在方馬糴糧乏不如按軍鄯州須馬壯更圖之君集曰不然回者段志元至鄯州吐谷渾兵輒附城彼國方完逆衆用命也今虜大敗斥候無在君臣相失我乘其困可以得志柏海雖遠可鼓而致也靖曰善乃分二軍靖與大亮薛萬均以一軍趨北出其右君集道宗以一軍趨南出其左靖將薩孤吳仁以輕騎戰曼都山斬名王獲五百級諸將戰牛心堆赤水源獲虜將南昌王慕容孝儁收雜畜數萬君集道宗登漢哭山戰烏海獲名王梁屈惹靖破天柱王都落於赤海收雜畜二十萬大亮俘名王二十雜畜五萬至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磧將託於于闐萬均督驍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滅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執失思力馳破虜車重兩軍會於大非山破邏貞谷初伏允子順質陪爲金紫光祿大夫伏允立其弟爲太子順歸快快至是自以失位欲立功以結天子乃斬天柱王舉國降伏允懼引千餘騎遁磧中衆稍亡從者纔百騎窮無聊卽自經死國人立順爲君稱臣

內附詔封西平郡王。

新唐書吐蕃傳：穆宗長慶元年，吐蕃遣使請盟，詔以大理卿劉元鼎爲盟會使，右司郎中劉師老副之，命宰相與僕射韓皋等十人，與吐蕃使者論納羅、盟京等西郊。明年，請定疆域。元鼎與論納羅就盟，其國旣盟，元鼎諭湟水至龍泉谷，西北望殺狐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至濠谷抵龍泉，與河合，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者也。虜曰閭靡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水澄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他水并注則濁。故世舉謂西戎地曰河湟，河源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磧廣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渾寢狹，故號磧尾，隱測其地，蓋劍南之西，元鼎所經見大略如此。

書唐書吐谷渾傳後

按河源之出星宿海，衆謂始於都實之所窮，不知新唐書已明載之。當唐師之征吐谷渾，追亡逐北，其時至倥偬也，乃望積石山，覽觀河源，此必前人原有是說，故因經行而一觀之，不然何以知其爲河源，而從容駐師以眺望之哉？李道宗曰：柏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則唐人之知河源久矣。師經其地，卽數萬大軍所具見，則內地之人無不知河源在星宿海矣。特當時以追窮寇，未暇由源竟委爾。元都實之入衆甘黑，必番人相傳，謂河源在其地，故直由吐蕃以入，而於漢世舊傳之鹽澤，竟不一問，迨旣見星宿海，遂謂河